

双语版石黑一雄作品

# 昨日重现

*The Remains of the Day*

1901七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

KAZUO ISHIGURO



〔英〕石黑一雄——著

冯涛——译

双语版石黑一雄作品

# 半日残阳

The Remains of the Day

〔英〕石黑一雄——著

冯涛——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日将尽：汉、英/(英)石黑一雄

(Kazuo Ishiguro)著；冯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

版社，2019.4

(双语版石黑一雄作品)

书名原文：The Remains of the Day

ISBN 978-7-5327-8079-2

I. ①长… II. ①石… ②冯…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汉、英 IV. ①1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39523 号

KAZUO ISHIGURO

**The Remains Of The Day**

Copyright © 1989 BY KAZUO ISHIGUR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 WHITE LTD (RCW)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Bilingu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9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5-1096 号

长日将尽(双语版)

[英] 石黑一雄/著 冯涛/译

责任编辑 / 宋玲 装帧设计 / 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6 插页 6 字数 329,000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8,000 册

ISBN 978-7-5327-8079-2/I · 4967

定价：96.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8506956

## 总目录

长日将尽.....	1
The Remains of the Day .....	249

## 目录

引子：一九五六年七月.....	7
达林顿府	
第一天——傍晚.....	25
索尔兹伯里	
第二天——上午.....	47
索尔兹伯里	
第二天——傍晚.....	109
莫蒂默池塘，多塞特郡	
第三天——上午.....	125
汤顿市，萨默塞特郡	
第三天——傍晚.....	139
莫斯科姆村，近塔维斯托克，德文郡	
第四天——下午.....	195
小康普顿，康沃尔郡	
第六天——傍晚.....	221
韦茅斯	
为无可慰藉之人提供慰藉.....	237
《长日将尽》译后记	

# 长日将尽

纪念莉诺·马歇尔太太\*





## 目 录

### 纪念莉诺·马歇尔太太 \*

引子：一九五六年七月—— 达林顿府	7
第一天——傍晚 索尔兹伯里	25
第二天——上午 索尔兹伯里	47
第二天——傍晚 莫希默池塘、多塞特郡	109
第三天——上午 汤顿市、萨默塞特郡	123
第三天——傍晚 莫斯科村，近塔维斯托克，德文郡	139
第四天——下午 小斯普林、康沃尔郡	195
第六天——傍晚 吉游斯	221
为无可慰藉之人提供慰藉 《长日将尽》译后记	237

《曾祖家木匠的外孙女莫里斯·巴恩斯的农妇娘》 奥丽薇·查菲·黑泽  
（Olivia Chapman） 美国作家，著有《曾祖家木匠的外孙女莫里斯·巴恩斯的农妇娘》。  
《太太农妇娘·麦斯威尔》（Mrs. Lorna Maizwell） 太太农妇娘·麦斯威尔，书中文章封底回函  
录（Lorna Maizwell） 太太农妇娘·麦斯威尔，麦斯威尔，一连串的人名参半二八式——  
“Dear Mrs. Lorna Maizwell, I am sending you my deepest sympathies in the  
loss of your mother.” “  
“Dear Mrs. Lorna Maizwell, I am sending you my deepest sympathies in the  
loss of your mother.”



---

\* 石黑一雄在一篇题为《撒切尔的伦敦与政治变革时代的艺术家角色》(Thatcher's London and the role of the artist in a time of political change)的回忆性文章中称，莉诺·马歇尔太太 (Mrs Lenore Marshall) 是一九八二年冬他搬入的伦敦一幢维多利亚时代住宅的房东太太 (“A few years later, following Lenore's sudden death, I dedicated *The Remains of the Day* to her memory.”)。

## 引子：一九五六年七月

## 目录

引子：一九五六年七月.....	7
达林顿府	
第一天——傍晚.....	25
索尔兹伯里	
第二天——上午.....	47
索尔兹伯里	
第二天——傍晚.....	109
莫蒂默池塘，多塞特郡	
第三天——上午.....	125
汤顿市，萨默塞特郡	
第三天——傍晚.....	139
莫斯科姆村，近塔维斯托克，德文郡	
第四天——下午.....	195
小坎普顿，康沃尔郡	
第六天——傍晚.....	221
韦茅斯	
为无可慰藉之人提供慰藉.....	237
《长日将尽》译后记	



——“我亲爱的，你——”他一下子又停止了，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声音太低沉了，而且他觉得他自己的声音太刺耳了。他觉得他自己的声音太刺耳了。

看来，这些天来一直在我的心头盘桓的那次远行计划越来越像是真的要成行了。我应该说明的

### 引子：一九五六年七月

偶得新车的舒适旅行；一次依我看来自带我穿越英格兰、苏格兰和美丽的乡村美景；去往西南诸郡的远行，而且会让我离开达林顿府的时间长达五六天之久。之所以有此旅行的念头，我应该特意指出，是源自差不多两个礼拜前的一个下午，由法拉戴先生本人主动向我提出的一个最为慷慨的建议。当时我正在藏书室里为那些有像掸尘，准确地说，我记得是站在梯凳上为韦瑟比子爵的肖像掸尘，我的雇主拿着几本书进来，大概是准备放回书架上。看到我在那儿，他便通知我，他刚刚确定下来，要在八月和九月间返回美国，为期五周时间。说完正事之后，我的雇主将那几本书放到书桌上，往 chaise-longue 坐上一躺，两腿一伸。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抬头看着我，跟我说道：“——上——多——么——好——啊——”

达林顿府

“你该知道，史蒂文斯，我可不希望你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你一直被关锁在这幢房子里。你离不开开着那辆轿车，到某个地方消磨几天呢。你要是能好好享受一次休假了。”“——对——对——”我答道。

这个提议突如其来，我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应答才好。我记得我对于他的体贴下情表达了谢意，不过很有可能并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表态，因为我的雇主又接着说道：“——对——对——”“为什么要度假呢？”

“我这话是认真的，史蒂文斯。我真的认为你应该休个假了。汽油的花费由我来承担。你们这帮家伙，你们总是想自己困锁在这些深宅大院里忙这忙那，干吗不出去四处走走，看看你们这个美丽的国家呢？”“——对——对——”草地的台阶，草地的台阶，草地的台阶，草地的台阶。

这不是我的雇主第一次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了；看來，这倒确实是让他大为费心的一件事。在这种情况下，当我站在那个梯凳上，



在我看来，这些天来一直在我心头盘桓的那次远行计划越来越像是真的要成行了。我应该说明的是，这是一次叨光法拉戴先生的福特轿车的舒适旅行；一次依我看将带我穿越英格兰众多最优美的乡村盛景，去往西南诸郡的远行，而且会让我离开达林顿府的时间长达五六天之久。之所以有此旅行的念头，我应该特意指出，是源自差不多两个礼拜前的一个下午，由法拉戴先生本人主动向我提出的一个最为慷慨的建议。当时我正在藏书室里为那些肖像掸尘，准确地说，我记得是站在梯凳上为韦瑟比子爵的肖像掸尘，我的雇主拿着几本书进来，大概是准备放回书架上。看到我在那儿，他就趁便通知我，他刚刚确定下来，要在八月和九月间返回美国，为期五周时间。说完正事之后，我的雇主将那几本书放到书桌上，往 chaise-longue<sup>①</sup> 上一躺，两腿一伸。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抬头看着我，跟我说道：

“你该知道，史蒂文斯，我可不希望你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就一直被闭锁在这幢房子里。你何不开着那辆轿车，到某个地方消遣几天呢？你看起来是该好好享受一次休假了。”

这个建议突如其来，我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应答才好。我记得我对于他的体恤下情表达了谢意，不过很有可能并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表态，因为我的雇主又接着道：

“我这话是认真的，史蒂文斯。我真的认为你应该休个假了。汽油的花费由我来承担。你们这帮家伙，你们总是把自己闭锁在这些深宅大院里忙这忙那，干吗不出去四处走走，看看你们这个美丽的国家呢？”

这不是我的雇主第一次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了；看来，这倒确实是让他大为费心的一件事。在这种情况下，当我站在那个梯凳上

的时候，我脑子里倒是浮现出了一个回答；大意是：虽然从旅行观光、游览乡村盛景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确实对这个国家所知甚少，但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对于英格兰的“见识”却实际上比大多数人都更胜一筹，<sup>①</sup>因为我们就身处这个国家名流显贵云集的显赫府第当中。当然了，我在向法拉戴先生表达这一观点的时候，却又不太可能不给人一种自以为是的冒昧感觉。所以我也只能满足于简单地如此答复：

“这些年来，就在这幢府第当中，我已经尽享饱览英格兰的无限精华之特权了，先生。”

法拉戴先生似乎不太明白我的言下之意，因为他仍旧只是继续道：“我是认真的，史蒂文斯。一个人不能到处走走，见识一下自己的国家，这是大不应该的。接受我的建议，到外面去待上个几天吧。”

你也能预料得到，那天下午我根本就没把法拉戴先生的建议当真，只是把它当作一位美国绅士不太熟悉在英格兰通常哪些事该做、哪些事又不该做的又一例证。而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对这一建议的态度之所以发生了改变——的确，前往西南诸郡一游的打算在我的思绪中越来越挥之不去——无疑实质上应该归因于——我又何必隐瞒呢？——肯顿小姐的来信，如果不考虑圣诞贺卡的话，这是几乎七年来她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但还是让我马上讲清楚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吧；我想说的是，肯顿小姐的来信引发了我一连串与达林顿府的管理事务相关的想法，我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正是由于府第的管理事务已经成为眼下的当务之急，才促使我重新考虑我的雇主那完全出自好意的建议。不过，还是让我进一步作一番解释吧。

事实上，在过去这几个月里，我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方面犯下了一系列小小的差池。我应该说明，这些差池毫无例外，本身都是

<sup>①</sup> 法语：躺椅，贵妃榻。

非常微不足道的。尽管如此，我想您也能理解，对于一个不习惯于犯下此类差池的人而言，这一发展趋势还是令我备感不安的，实际上，针对其源头，我也确实已经开始认真考虑各种防微杜渐的措施了。正如在这种情况下屡见不鲜的，之前我对于最显而易见的事实竟然一直都视而不见——也就是说，一直到我开始反复咂摸肯顿小姐来信的个中深意，我才终于豁然开朗，看清楚了那个简单的事实：最近几个月来的那些小小不言的差池也确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全都源自人员配置上的先天缺陷。

当然了，尽最大的努力做好府第中的人员配置规划本就是每一位管家的职责和本分。谁知道到底有多少的口角争执、诬告栽赃和完全不必要的解雇，有多少原本大有前途的职业生涯却半途而废，实际上应归咎于一位管家在人员配备规划阶段的马虎和疏懒呢？有人说，制订一套良好的人员配置规划是任何一位称职的管家所有技能的基础和柱石，的确，我可以说是同意这种说法的。在过去这些年中，我已经亲自设计过很多的人员配备规划，如果说这些规划当中极少有需要调整和改进之处的话，我相信我也并没有过分地自我吹嘘。同时我也该特别指出，这一次的状况的确是异乎寻常地困难才算是公道。

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房产交易一旦结束——这次交易使达林顿家族在长达两个世纪之后，失去了对这座府第的所有权——法拉戴先生就知会我们，他不会马上入住这里，而是将再花四个月的时间对美国的事务做一个了结。不过与此同时，他又最殷切地希望前任东家的员工——他已经听说这批雇员具有极佳的声誉——能够继续留任达林顿府。当然，他所指的这批“员工”，仅是达林顿勋爵的几位亲属在房产交易期间临时照管这幢宅第时所留用的那六位骨干人员；但我很遗憾地向新雇主汇报，交易一旦完成，除了克莱门茨太太以外，对于其他员工另寻其他工作的情况我实在是无能为力。当我向法拉戴先生写信表达我对此种状况

的遗憾时，我接到来自美国的答复，指示我去招募一批“配得上一座堂皇的古老英国府第”的新员工。我立刻着手尽力满足法拉戴先生的愿望，但您也知道，在现在这个时候要想招募到一批令人满意的高标准员工实在殊非易事，尽管经由克莱门茨太太的推荐，我很高兴地雇用了罗斯玛丽和阿格尼丝，但是直到去年春天法拉戴先生短暂地先期探访达林顿府，我跟他进行第一次事务性会晤之时，招聘工作并无更大的进展。也正是在那个场合下——在达林顿府那个显得异常空旷的书房里——法拉戴先生第一次跟我握了手，不过，在那之前我们相互之间也已经算不上是陌生人了；除了招聘雇员这一事务之外，我的新雇主在好几个其他方面也发现有必要求助于那些我也许只是因为走运才拥有的才能和品质，并且发现它们——我不妨冒昧地直言——是值得信赖和托付的。因此，我认为，他马上就感觉可以跟我以一种讲求实际、充分信任的方式坦诚地交谈，在这次会面结束前，他留给我一笔不算不可观的资金由我全权掌管，为他不久之后入住达林顿府进行各个方面的准备之用。别的方面姑且不论，我想说的是，正是在这次面谈的过程中，当我提出在现在这种时候招聘到合格员工的难处时，法拉戴先生在经过片刻沉吟后，向我提出了他的要求：我应尽力拟定出一个人员配置规划——用他话说就是“某种雇佣的轮值表”——按照这一规划，这座府第或许可以就依靠目前的这四位员工正常地运转起来——也就是说克莱门茨太太、那两位年轻的姑娘，外加我自己。他充分地理解，这样也许意味着要将这座府第中的好些部分“深藏密闭”起来，但我能否充分调动我所有的经验和专长，尽我之所能确保将此类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之内？回想过去，我手下曾有过十七名员工可供调度，而且就在不久前，达林顿府雇用的员工人数甚至达到过二十八位，相形之下，希望依靠设计出一个完善的人员配置规划，仅用四个人就能将这么大的府第管理得井井有条，这种想法往轻里说，至少也是令人